

TAN TOU GU SHI

英
子
著

潭头故事

河南大学出版社



TAN TOU GU SHI
潭 头 故 事

英 子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潭头故事/英子编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1091-880-0

I. 潭… II. 英… III. 河南大学—校史—史料
—1937~1945 IV. G649.28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8627 号

责任编辑 李经洲

责任校对 李幼军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市精彩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82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者英子在河南大学创建人林伯襄先生铜像前留影

作者简介：余迎，笔名英子，河南郑州人。1957年生，1982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为吉林大学副教授、吉林省作协签约作家。著有《百姓老故事》、《七八级故事》、《走出神农架》、《到非洲去看树》等，曾获吉林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所有的日子都值得纪念

2005年的6月25日，我受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先生的委托，来到河南大学的红色根据地——栾川县潭头镇寻访66年前的那些往事。

从6月25日到8月10日，两次来到潭头，都赶上潭头的连阴雨天，潭头在我的眼前永远是湿沥沥的，泥泞的山道，漫漶的浊流，以及伊河中翻卷着的浊浪，一如66年前河南大学1200多名师生初到潭头镇的景象。深夜，孤独的宾馆里，凌厉而任性的雨声在沉沉乌云中，粗暴地拍打着我这扇还亮着灯光的窗，隐约间还会听到河水和坡崖倒塌的轰鸣。

第二天清早我冒雨来到三里坪村时，果然看到小路旁的一大片坡崖坍塌到深沟里，一树正在盛开的白梨花无助地歪斜在深沟里，洁白的花朵依然妖娆，但她却再也站不起来了。行走在雨水和泥泞中的我不由得一阵心惊，如果昨晚那阵急雨时我正在此行走，后果不堪设想。

25天的日子，走访了3个乡15个自然村之后，66年前的往事在我眼前变得清晰起来，我渐渐看清了66年前的那些在潭头镇上匆匆而行的人们：那在关帝庙粗陋的图书馆里读书的教授，那啃着黄金塔高唱着抗日歌曲在甘露寺坡地上耕种的农学院师生，那些背着简单的器械为乡民们讲解科学道理的学者们，还有穿着美丽旗袍、修剪着整齐指甲的教授夫人和身材修长面目清

秀的女生，她们的到来，使闭塞的潭头镇瞬间明亮，就像山谷里同时升起了好几轮圆月。

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清晨就在师生吟诵唐诗宋词中苏醒，一个又一个的正午就在河南大学的午炮声里震动，一个又一个的黄昏就在河南大学男生女生的歌声和乐声里悄悄地游动，雾霭迷茫如师生们不尽的乡愁，那坐在小院门槛上拉胡琴的男生可是来自于沦陷区吗？听他凄婉的琴声，声声都是对家乡的思念啊……

这本应平静美好的情景于1944年5月15日被日寇的炮火和马蹄踏破，那一天也是个雨水飘洒的日子，湿滑的山坡上艰难奔走着河南大学的师生，他们留下的脚印，至今还踏在我最疼痛的心上，那些消失在岁月深处的死难者们，他们莹莹的泪光，至今还打湿着我的梦境。

这艰辛的五年岁月啊，河南大学师生经历了河南省百年不遇的大蝗灾，赤地千里，生灵涂炭，师生们和潭头百姓一起艰辛度日，此中的故事，至今仍在传诵。

这光辉的五年岁月啊，河南大学茁壮地成长着，由省立高校一跃而成为国立高校，这巨大的荣耀，至今令人翘首。

这不朽的五年岁月啊，我灿烂夺目的母校，我顽强不屈的河南大学师生，他们播撒下的文明的种子，至今已大树参天。

五年，1800多个日夜，每一个日子都值得纪念，每一个日子都是河南大学的红色背景。

还要感谢那些热心地给了我关怀和帮助的人：栾川县县委书记张献会师弟、栾川县青年警官宋洪伟同志、还有我热心的向导李生先生、张晋禄先生、姜晋森先生以及每一个热心地向我提供线索的潭头乡亲，乡亲们深情的双眸，使我看到河南大学的圣

光，至今仍在潭头乡亲们的心头闪耀。

还有那些热心地为我提供回忆和照片的潭头老校友们：李丙寅先生、陈锡庆先生、姚瀛艇先生、陈谷音女士、李景乐先生等。霍渠庭教授的孙子霍诗江先生，他的父亲霍本诚、母亲史萍都是潭头时期的学生，1944年5月的大逃亡时，女生史萍身怀9个月的身孕攀爬于陡峭的老界岭上，而后来出生于逃亡途中的这个男孩就是霍诗江先生，因此霍家人和霍诗江先生对潭头有着独特的深厚情感，为此，霍诗江先生精心地为我整理潭头的旧照片，并为我设计了一张美丽的作者相。

再次致谢，深深致谢。

你们（一切曾帮助过我的人）所给予我的温暖，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此时，距离走访潭头的日子又过去了两年，今年，恰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也是我光辉的母校河南大学95华诞，河南大学又如一轮澄澈的满月在我心头冉冉升起，让我思念倍增。《潭头故事》记下的仅仅是潭头生活的寸寸光阴，献上的却是我对母校的殷殷之情。今夜，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云鹏师弟嘱我写《潭头故事》的前言时，往事又踩着诗句般的细雨沙沙而来，皇天后土，年华浩瀚，66年的岁月去了又去，那些前辈的身影正渐行渐远。无数的生死歌哭都将掩映于时光的大幕之后，永不磨灭的思绪却在我的心头奔腾不息，我不由得想起泰戈尔的诗句：

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
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还有我为此行写下的诗句：

那些年青而柔软的双脚
走过炊烟袅袅的乡村
雨后的河流里
女生挽起湿漉漉的黑发与鱼儿嬉戏
还有歌唱着洗衣服的我们

英子，2007年10月9日于吉林大学

目 录

所有的日子都值得纪念	(1)
潭头镇迎来河南省最高学府	(1)
吴怀信的大水磨	(17)
转街票的故事	(29)
校长王广庆用牙签送礼	(41)
张一弓的回忆	(46)
新戏上演	(54)
1942 年的蝗灾记忆	(68)
欢乐的七七服务社	(78)
深秋季节的农展会	(84)
教授们	(94)
男生女生	(117)
奶奶庙里的农民识字班	(130)
苏金伞诗选	(136)
嵇文甫先生归来	(142)
潭头花絮	(149)
美化校园,我们开始吧.....	(170)
黑色五月来临	(175)
张静吾一家	(193)
李先识、李先觉、刘祖望	(212)
死难者们	(222)
寻找一口井	(240)

潭头镇迎来河南省最高学府

1939年3月的一天，潭头镇高级小学校长马振堂到嵩县城办事，春季刚到，天气转暖，太阳发出的温暖一阵阵往人的怀里钻，嵩县城赶集的百姓多了起来，毛驴车牛车马车穿街而过，再加上许多深山里的独轮车在人缝里乱钻一气，街面上灰尘扬起老高，显得有些拥挤。

正午时分，马振堂刚从县衙里出来，走得急，身上发热，他解开灰布长衫的领扣，摘下礼帽扇风，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集市两旁排列着的农具鸡鸭药材竹木，一头驴被人猛抽一鞭，正昂扬地叫着从他身边闪过，荡起带着腥味的臭风，还有一个失明的老婆婆坐在独轮车上被他孝顺的儿子推着，手里攥紧了新买的黑绒帽子和一包硬硬的面果子，嘴角瘪瘪着咬着粗布头巾的两角，高大健壮的儿子生怕别人撞到他的老娘，一路走一路狂喊：“让让，都让让！”

马振堂后退了几步。

正巧这时有一辆马车驶过他的面前，一张熟悉的脸闪了闪，马振堂紧跑两步才看清了那人的脸：“哎呀宏先（王广庆的字）兄，真的是你，我还当是看错了呢！”

马车上那个身材微胖的男子回过头来，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振堂，你咋会在这里？真是巧极了！”

中年男人跳下马车，抖了抖长衫，二人揖拳相礼。

马振堂和他称做“宏先兄”的这位中年男子，是多年在开封上洋学堂的同学，宏先兄名王广庆，生于1889年3月21日，洛阳新安县磁涧乡掌礼村人氏，二人自开封洋学堂毕业后就不曾相见，王广庆初随陕西省靖国军副司令张钫做秘书长，后又留东洋学习政治经济学，又出任过开封县和临颍县县长，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现在的王广庆已是河南大学的校长，知名的语言学家。



抗战时期的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先生

二位阔别多年的老同学相见，亲切程度自不必说，寒暄过后，说不清是谁拉着谁，二人坐进了集市上的一家酒馆里，要了小

酥肉、炸花生米、鸡蛋炒木耳，外带一瓶竹叶青酒。

趁着堂倌跑堂上酒菜的功夫，二人默默无言相互认真地打量着对方，都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华发早生，皱纹密布，早年那同学少年的模样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看着看着，心底不由生出许多的感慨。

“来，宏先兄，先为咱们重逢干一杯吧！”二人举起竹叶青酒，一连饮了三杯。

然后他们说了各自的情况，说了自己的家人和事业，听说宏先兄已是河南省最高学府的校长，马振堂的眼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钦佩之意。

“那，兵荒马乱的，我听说河南大学已从信阳鸡公山又迁往镇平了，你今天来嵩县做什么？”

“唉，振堂啊，不瞒你说，近日里日本鬼子已打到了新野，在镇平都能听到炮响，天天都拉警报，眼看着镇平也危在旦夕，我正考虑着河南大学的再次搬迁，搬迁地点还没有定下来呢！”说着，王广庆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喝酒，吃菜！宏先兄！”马振堂把一筷子黄灿灿的鸡蛋木耳夹到王广庆的碗里，看似无意的他，心里却重重地撞了一下。

如果，河南省最高学府能搬到我们潭头镇，这对潭头镇的文明教育该是多大的促进！这对潭头的后代甚至嵩县的后代该是一个多大的机遇！这对潭头的发展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身为潭头高级小学校长的马振堂明白这个机会的重大意义，他的血液当时就沸腾了，手有些哆嗦，夹给王广庆的菜，差点掉在桌子上。

马振堂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竹叶青酒，清澈的酒在杯子里打着旋旋，马振堂在心里斟酌他想说的话，慢慢地有了完整的想

法。

“宏先兄，我倒是有个大胆的想法，说给你听听！”

“我洗耳恭听！”

“何不设想把河南大学搬到潭头镇上，给你家乡父老造福？”

“噢？你这样想的？快往下说！”王广庆眉头一跳。

“宏先兄你看，我觉得潭头这地方是适宜于河南大学生存的，具体有利条件有如下四点：一是潭头镇是个大镇，现有人口三万多人，劳动力多，容纳河南大学师生并不困难，再加上有热心教育的地方乡绅的支持，想必是可以帮助河南大学渡过这个难关的；二是河南大学迁去后校舍不难找，我把我的高小的校址让给你们当教室就是；三是潭头镇有名扬四方的九龙温池，不但水热水清，还能治病呢！大学里的人都爱清洁，来这里洗澡就方便多了；这第四条最重要，潭头镇地处熊耳山怀抱里，四面环山，沟沟岔岔交通极不便，有利于避敌啊……”

马振堂说一句，王广庆点一下头，他觉得马振堂的分析句句入理，句句动心。特别是最后一条，王广庆听得最认真，“沟沟岔岔交通极不便”是抗战时期最理想的避难之地，后来五年的事实证明，马振堂的分析是对的，正是潭头镇的封闭和人口较多，才给了河南大学五年的平静生活。

说着吃着，一瓶竹叶青就喝完了，王广庆思考了一会儿，对马振堂说：“潭头离这远不远？”

“不算远，半天能到！”

“那事不宜迟，咱们俩先去拜访县长和县督学，明天就去潭头看看！”

那天下午，王广庆拜访了嵩县县长雷福祥和刘督学，雷福祥

县长一听说河南大学想搬迁到本县，喜出望外连连说好，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造福于潭头乡梓的幸事，本应给予大力支持。又听说这校长王广庆是本地人，和省主席程潜是老友，又与新安县铁门镇的张钫（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是旧交，再加上他与嵩县的驻军长官徐鹏云、宋天才都是旧友，雷福祥县长几乎和王广庆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夜色不知不觉地来了，王广庆一夜未眠，满心里都想着那个他还不太熟悉的潭头镇和河南大学的前程。

第二天马振堂和王广庆起了个大早，骑骡子赶往潭头，他们路过旧县时，还在县城里喝了两碗稀烂的羊肉汤，参观了一座据说有上百年历史的木头戏台。

下午时分，潭头镇出现在王广庆的眼前。

早春季节，满山嫩绿，被四面青山环绕着的小小的村落，一幅宁静的山村水墨画。

正如 50 年后宋景昌教授的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展现在 1939 年的王广庆眼前的十多平方里的潭头镇“北靠丘岭，南缠伊河，西连峡谷，东通石门……淡烟疏林，沙平岸阔……”清凌凌的伊河婀娜地弯弯绕绕地来了，又弯弯绕绕地走了……

又如诗人栾星在《潭头旧事》一文中所说：“潭头的‘潭’，据说即《水经·伊水注》所说的渊源，但是 1939 年的潭头，酈道元所记录的‘潭浑若沸，亦不测其深浅’已不见了，只见伊河水历百折千回由大清沟曲折流出，到此如虎出柙，舒展了一个腰肢，煞一煞性子，悠然向东逝去……”

河滩朝阳的山坡上，青草芽芽已长出了一片，细细尖尖地含着苞苞，性急的孩子们已在这里找嫩毛毛狗吃，满嘴的绿汁。脊背上画着黑道道的小花狸鼠们手里捧着什么在认真地啃吃着，

圆溜溜的眼睛很大胆很好奇地看着来人，几只水鸟还不知道怕人，迈着细瘦的小腿，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悠闲地走过来对这群人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

“好地方，好地方！真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啊……”王广庆边走边看，深吸着空气里的桃花香气，留着短短头发的头上又渗出了一层细汗。

马振堂一直把王广庆带到了潭头首富王忻丛的家里。

穿过槐花与枣花飘香的前院，王忻丛已迎了出来，热心于乡村教育的王忻丛听说河南省最高学府将要搬迁到潭头镇来，兴奋得两眼放光，当即表示：河南大学到来后，要地要钱要用人工，他都大力支持，不管教授和学生们有任何困难，他都无条件地帮助解决。



河南大学在潭头镇的办公处——关帝庙，这座古老的建筑已于数年前拆除，如今那里是一片新起的建筑群。

王广庆激动得握紧了乡绅王忻丛的手，连连感谢。

“王校长，我只有一个要求！”

“您说您说！”

“河南大学来了之后，要为潭头的教育多做些贡献，要想办法提高潭头人的文化程度，为潭头子孙后代造福！”

“这不必王先生费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造福当地百姓！别忘了，我也是洛阳人啊！”王广庆当即答应。

潭头之行很愉快。

几天后，王广庆带着总务长赵冠吾、训育课长王鸣弦、教务长郝象吾、校长助理徐其瑜、会计郭炎吾、庶务主任杨友岑等一行再次到潭头实地考察，他们认真地看了做教室用的上神庙、做校本部用的关帝庙、做学生宿舍用的古城村、党村、桥上村、石门村和大王庙等地。

庙舍都是砖瓦构造，宽大敞亮，做办公室很适宜。

又去看了有着神奇温泉的汤池，大伙在淡蓝色的温泉里洗了个热水澡，似乎把几年里奔波的征尘都洗去了。

从温泉出来，王广庆居高临下看着环抱在山窝里、已经在冒着晚饭炊烟的潭头镇，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终于为河南大学找到了一处安身之地，他的心放下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都有啊！今晚我请客，咱去镇上吃胡辣汤啃羊腿！”

河南大学搬迁潭头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几天后，几十人组成的河南大学先遣队到达潭头，一块白底黑字的“河南大学办事处”的牌子挂在关帝庙前。

关帝庙前院左为训导处，右为教务处，过厅为秘书处，后院左为总务处，右为文书室，上房为校长室。庙前宽大的广场和戏楼，将成为河南大学开展各项文体活动的场地，将在今后长达五

年的日子里成为潭头镇的文化中心。

河南大学校本部的门牌定为潭头镇南门里一号，为了保密，来自战区、寄往河南大学的信件都写为：潭头镇南门里一号××粮行收。

镇上的十几处房舍做了教授们的住处和河南大学女生们的住处，另有古城村、石门村、党村、桥上村、大王庙村等6个村庄十几处院落将被河南大学征用，作为男生宿舍或实验室。

沉静了数百年的闭塞的潭头镇欢腾起来。

大学，大学！到处都听到人们在说着想像着大学。

房东们拉来带着草根香气的黄土垫在房里，夯实，镜面一样散发着滑动的暗光，又和了掺着稻壳的泥巴，把剥落的墙皮补上黄灿灿的一块块疤拉，再刷上雪白的一层石灰水，破旧的房子陡地一亮，看起来平头整脸清洁了不少。

“瞎（坏房子）房子一刷就变成好房子了！”这样刷过的房子房价每月两毛五分洋。

床是用木板现钉成的，新鲜的黄楝木板条，大黑铁钉砸进老深，结实可靠，能让大学生们上面放心地睡四年。

农舍的后面新修了茅厕。

土路上垫了河沙，坑坑洼洼消失了。

上神庙里的小学校已搬了出来，教室里正在用杂木板条钉桌凳，桌子长六尺宽二尺，条凳宽八寸长六尺，结实耐用，四年里未见损坏。

河南大学的电工们带来了潭头人从没见过的电动机电话机，正在潭头镇上布线安装，午饭时工友们高高地蹲在关帝庙前的戏台子上，喝着玉米糝儿汤，咩吧咩吧地啃着一擦子白面烧饼，放学的孩子趴在戏台下面看着，两眼随着金黄的烧饼转，馋